

旧臣和贵族反抗周王朝统治。周公没有忘记武王的遗志，在两次东征平叛之后，加紧新都城的营建。查勘地势后，周公选择了洛水和伊水流经的平坦之地。周公又反复占卜，终于选定了四方进贡距离都相等的天下中心建立新都城，这就是何尊记载的“中国”。

何尊的铭文记载了文王受命，武王灭商，成王完成武王遗愿营建成周洛邑的重大历史事件。其中记录了天子对于宗小子何的训诰之辞，还引用了周武王克商后在嵩山举行祭祀时发表的祷辞，即“宅兹中国，自之又民”。定都天下之中以统治万民，这是周王朝开国之君革故鼎新、接受天命的宣言，也勾勒了周天子定鼎洛邑、治理天下的宏伟蓝图。因此，何尊的铭文史料价值极高，不仅因为铭文中首次出现“中国”二字，而且铭文记载也证实了周成王营建成周洛邑这样一个重大历史事件，与《史记》《尚书》等史籍记载相互印证，有证史补史的作用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何尊中，“国”的准确写法是“或”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或”为“邦也。从口从戈，以守一。一，地也”，“或”字之后又分化出表示国家的“國（国）”与表示疆域的“域”。此时“中或”虽然主要还只是一种地理概念，但也奠定了后世表示政治共同体概念的“中国”之基础。

从今天的研究来看，“中国”一词的概念和内涵不是一成不变的，而是不断演变、发展、扩充的。在华夏民族形成的初期，由于受天文地理知识的限制，总是把自己的居域视为“天下之中”，即“中国”，而称他族的居域为东、南、西、北四方。

“中国”最初只是一个方位区划上的概念，即中央之城或中央之邦。尽管何尊上的“中国”与现在的“中国”不是同一概念，更有“国之中央”、“天下四方中心”的意思，但这种提法与国名“中国”的出现之间仍具有重要的历史、文化关联。

1988年，时任上海博物馆馆长的马承源到新落成的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参观时，听讲解员介绍何尊为“镇馆之宝”时，他当即指出：“它应是镇国之宝，不仅仅是你们的镇馆之宝。”上博此次展览意在呈现河南夏商周三代文明，虽然铸有“宅兹中国”铭文的何尊并未在展出之列，但就“宅兹中国”的内涵来理解定此为展览名称也是恰如其分。正如河南博物院院长马萧林所解读的那样：“以中原为核心的夏商周时期创造的青铜文明与礼乐文化，奠定了中华文化、民族精神的基础，孕育形成和而不同、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，深刻影响着后世。希望借此展览，让观众了解和认识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源和主干。”

问鼎中原

开展伊始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、作家莫言亲赴上博参观大展。对于上古时代的青铜器，其驻足良久，感慨尤多：“青铜器是中国文物的一大特色，与历史文化有密切关系。在其中能看到王朝重大事件的记载，以及古人祭祀、战争、政治生活的表现。铭文虽短，事件非常重大，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载体。”

在本次展览众多展品中，青铜鼎的数量、质量，均颇为可观。特



上图：网格纹鼎。

别是1987年二里头遗址VMI出土的夏代晚期网格纹鼎，是迄今为止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青铜鼎，也是王权礼制萌生的象征，这件文物高20.0厘米，口径15.3厘米，底径10.0厘米，其造型和纹饰风格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的陶鼎形制一脉相承。

鼎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一个象征，鼎文化也同样是中原开始的。在距今7000至9000多年的裴李岗文化时期，已经开始出现最早的陶鼎了，除此之外，在仰韶时期遗址也发现了很多鼎的随葬。随着时代进一步发展，到夏王朝的二里头时期，开始出现铜鼎。二里头文化是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和引领者。一般来说，青铜器是从西亚传过来的，最初传进来都是一些成片状的工具，比较容易铸造。到了中国以后，人们开始采用内范外范的铸造技术铸